

第一章 被迫替嫁

「屋內昏暗，怎不讓人點燈？」忠勇侯夫人王氏邁進門檻，望見窗邊男子的側影，難受的情緒再度湧上心頭。

來時準備了一籮筐的話，看著那日漸消瘦的身影，一時怎麼也說不出口，只得先去博古架上取火摺子。

「點燈？」宋玉光輕嗤，似笑似嘲，「兒子一個瞎子，既不能舞刀弄槍也不能溫書寫字，點燈不過是白費油蠟。」

說話間，他稍稍側首朝著腳步聲的方向望去，只見他雙眼被一條朱紅色絲條蒙住，繞至腦後打上結，夜風拂動結下垂著的兩段條帶，他墨色的髮盡數梳入銀鑲寶石髮冠，一絲不苟，月光隨風潛入，幽幽傾瀉在他側臉、肩臂。

他俊朗的面部輪廓越發如精雕細琢的玉，肩臂寬闊端直，周身氣場卻透著懨懨的孤寂，整個人矜貴清冷。

王氏胸口一陣鑽心的疼，索性不點燈，就這麼立在博古架邊望著他，「太醫不是說還有希望嗎，不許再這般妄自菲薄！」

她知曉兒子素來狂傲不羈，遭此變故心裡肯定很難接受，是以她想為兒子求娶一位性子溫善的貴女，日夜伴其左右，照顧他、安撫他，總好過看著他終日閉門謝客，孤身自苦。

「為何不讓他們佈置婚房？」她緩步行至短榻側，溫聲問。

王氏知道他不想成親，可她都是為兒子好，婚事已經定下，明日便要迎娶新娘子過門，她以為兒子該接受現實了。

宋玉光沒應，而是在身側小几上慢慢摸索，手指挨到一點涼意，他長指一勾，將持壺撈在手中，另一隻手就近摸索茶盞的位置，而後為自己斟了一盞清茶，淺飲一口。

「母親看到了？兒子起居足以自理，連丫鬟也不需要，更不需要娶一位嬌氣的貴女。」宋玉光放下茶盞，頭側向有風的方向，語氣平淡，「母親請回。」

能夠自理與過得好是一回事嗎？王氏傷懷不已，只覺自己一片愛子之心他絲毫不懂。

「母親打聽過，廣安伯府的嫡女性子溫善，名聲極好，並不嬌氣。那些願意嫁女的人家各有所圖，母親也都知曉，廣安伯並未提過分的要求，不過是想把獨子送進國子監，於他們家來說很難，於我們而言是小事一樁，你父親已然辦妥。我們侯府於廣安伯府有恩，戚小姐嫁進府自然會盡心盡力照顧你。」

宋玉光側首，唇瓣微動，欲開口。

瞥見他眉間輕擰的痕跡，王氏趕緊截住他的話頭。「母親知道你不需要人照顧，可你不能不為侯府考慮。你父親舊疾復發後一直不見好，太醫說可能撐不了幾個月，你身為侯府世子要不要支應門庭，要不要綿延子嗣？莫不是要等你父親抱憾而去，你再耽擱三年才要考慮婚事？玉光，你已二十有三，若你早些年肯成親，孩兒都能進學了。」

這番話王氏憋在心中許久，乃肺腑之言。

霎時，屋內寂然無聲，落針可聞，宋玉光薄唇微抿，沉吟良久。
王氏眼中的期盼漸漸黯淡，以為這門親事怕是不成了。
宋玉光站起身，拂了拂衣襟朝內室走去，經過雕松石紋的紫檀木落地罩時，他沉聲道：「明日婚儀，兒子不會出面。」
同意婚事是他最後的讓步，暫且讓父母寬心，落個清淨。
至於綿延子嗣，他雖眼不能視物，卻還沒淪落到成為繁衍的工具，要與一位素未謀面的陌生女子同床共枕。

京郊別莊，燈火比侯府晦暗許多，只零星的窗扇間透出些光亮。
秋風瑟瑟，小院越顯靜謐，牆角一株桂花樹枝葉搖晃，金黃的小花紛紛揚揚落了一地。

「夠了，夠了。」包著頭巾的婦人含笑開口。

「好，聽嬤嬤的。」戚鳳簫應聲將鋪在桂花樹下的藍底粗布收攏，她回眸望向余嬤嬤，笑眼微彎，「等曬乾了，簫簫親手為您做桂花酒釀圓子。」

余嬤嬤望著自己一手帶大的少女，眼神慈藹，像是看著自己的女兒。

「好，我們簫簫最有孝心了，嬤嬤等著。」余嬤嬤笑著踏過古樸的石階，一手接過她手中已打好結的包袱，一手輕輕梳理她鬢邊被風吹亂的髮絲，含笑感慨，「明天就滿十七，是大姑娘了。」

她面上帶著笑，心裡卻有些發愁，這麼好的簫簫及笄兩年了，仍被伯府養在這僻靜的別莊如野草野花般長大，誰會過問她的婚事呢？

要不，年底前她求求管事，帶簫簫去一趟伯府問問伯爺和夫人的意思？

戚鳳簫聞弦知雅，卻沒因此陷入憂慮，親暱地挽住余嬤嬤手臂，扶著她踏上石階，往屋裡去，嗓音嬌柔軟糯，「明日我生辰，又能吃到嬤嬤親手煮的長壽麵了！嬤嬤，簫簫正是長身子的時候，明日那麵裡多臥一枚蛋，行嗎？再把去年埋的桂花酒取出來，我今年能多嘗幾口了吧？」

漆面斑駁，幾乎看不出本色的木質門扇打開，昏暗卻溫暖的光暈籠著兩人的背影，余嬤嬤應聲，無奈失笑，笑她心思淺，笑她還絲毫不懂為未來打算。

洗漱完，兩人紛紛就寢，余嬤嬤屋裡已沒了亮光，顯然是睡熟了。

隔壁的寢屋有些漏風，戚鳳簫穿著寢衣立在案邊擋著銅油燈，仰面環顧四壁，尋思得趕在入冬前把屋頂和牆壁修葺加固一番才成。

她略躬身取過窗臺側的燈蓋，欲往油燈上落，忽而聽到別莊外傳來陣陣馬蹄聲，踏破靜夜。

戚鳳簫動作一滯，稍稍遲疑，側耳細聽，猜測那些人會往何處去辦差，怎的好好的官道不走，打她們這兒過。

幾息間，她愕然，只因那些馬蹄聲竟陸續停在別莊外，馬蹄聲漸歇，周遭重歸寧靜，沒等她挪步，大門上的銅環就被扣得匡匡作響。

戚鳳簫住的屋子離院門不遠，也不隔音，暗夜裡門外壯漢的催促聲聽得極清楚。

「開門！有急事，快開門！」那嗓音透著十足的威勢，顯然派他來的人是凌駕於別莊所有人之上的。

戚鳳簫眼皮一跳，未及思考，身體已率先做出反應，動作麻利的將門扇反鎖。

「誰呀？」隔壁屋子傳來余嬾嬾的聲音，語氣還沒完全清醒，「來了來了。」

戚鳳簫匆匆換上能見人的家常衣裙，立在窗內，透過縫隙往外瞧，余嬾嬾的背影尚未出院門，她便聽見大門處傳來的交談聲。

「你個狗娘養的，這麼半天才開門，要誤了大事小爺砍了你！」聲音是喊門那人的，粗獷無禮。

「小人不敢！」伴隨著清脆巴掌聲響起的是別莊管事的聲音，「吳爺怎麼親自來了？有事傳個話，小人沒有不盡心盡力的。」

「起開！」吳爺語氣毫不客氣。

這管事平時在別莊囂張跋扈，沒想到也有今日，戚鳳簫唇角彎了彎，想到什麼又僵住，那些大抵是廣安伯府的人，夜裡緊急前來，只怕來者不善。

一盞茶的功夫後，戚鳳簫被一位陌生的嬾嬾扯入馬車，因為走得急，只帶了兩身余嬾嬾臨時替她收拾的衣裙，還有她生母留下的唯一舊物，藍玉瓔珞。

馬車駛動，戚鳳簫倚靠車壁坐著，懷裡抱著薄薄的包袱，神經緊繃，默然接受伯府嬾嬾的打量。

好半晌，嬾嬾鼻腔裡發出不屑的冷哼，「便宜妳了！」

戚鳳簫心中一凜，不敢想像伯府有任何好事能落到她頭上。

這嬾嬾通身氣派，怕是伯府得臉的人，她不敢招惹，只管垂首不語，降低存在感，看起來乖順無害。

馬車緊趕慢趕，戚鳳簫周身的骨頭彷彿要散架，終於趕在宵禁前入了城門，進到廣安伯府。

府內燈火通明，甬道、庭院處處妝點喜氣，可下人皆是行色匆匆，大氣不敢出，又不像辦喜事的模樣。

戚鳳簫滿懷疑惑進門，見到一左一右端坐太師椅的廣安伯夫婦。

「伯爺，夫人。」戚鳳簫垂眸福身。

「這孩子，終究與我們生分了。」廣安伯夫人謝氏感歎，隨即起身拉住她的手，一面端凝著她的容貌一面道：「多年不見，簫簫竟生得這般標緻。」

一身尋常布衣，通身無一樣貴重飾物，卻纖腰似柳，秀麗如蘭，難掩姿容，見戚鳳簫生得實在出挑，謝氏心裡直打鼓，也不知自己此番病急亂投醫究竟是福是禍。可女兒跟人跑了，忠勇侯府又得罪不起，她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。

「這身衣裙配不上妳，走，母親帶妳去挑身好的。」謝氏拉著她徑直往另一處院落去。

平生第一次，戚鳳簫聽到謝氏以母親自居，這般刻意拉近關係的稱呼反而讓她戒備心更強。

紅色紗燈搖曳在簷下，屋內陳設精緻奢華，妝臺上珠玉釵環琳琅滿目，處處是戚鳳簫從前想也想不到的富貴。

不消說，這定是她的姊姊，廣安伯府嫡小姐戚鳳笙的閨房。

折騰半宿，她只睡了約莫一個時辰便被拉起來梳妝打扮，按入喜轎，轎簾垂下的瞬間，戚鳳簫手腕被嫡母握得死緊，指甲幾乎嵌進她肉裡。

喜樂聲中，謝氏沉聲威脅，「若妳能討得世子歡心，母親便告知妳娘的去處，讓妳們母女相見，若不能，休怪母親把妳像妳娘一樣發賣了！」

廣安伯府離忠勇侯府不算遠，侯府似乎有意將聲勢辦得熱鬧，接親的隊伍吹吹打打響徹半個京城。

初時，戚鳳簫還有些緊張，可一個人待在小小的喜轎裡，細細回想，想通一些事後，她揪緊的細指不知不覺放鬆下來。

今日出嫁的本該是她的嫡姊，可不知是何緣故，嫡姊不見了，所以嫡母才連夜將她接回伯府。

昨夜，嫡母將府裡所有懂針線的丫鬟婆子召集起來，徹夜趕工，將那些為嫡姊準備的喜服、衣裙襪履都改成她能穿的尺寸。

廣安伯府寧願讓她替嫁也不肯直言退親，或者尋個由頭把婚事延期，顯然有所顧忌，不管是為了伯府顏面還是不敢得罪忠勇侯府，總歸他們比她更怕露餡。

代替嫡姊出嫁，嫁給原本該是她姊夫的人，戚鳳簫心理上有些過不去，更何況這是廣安伯府的過錯，卻要並未沾得伯府半點富貴的她把自己的名節搭進去。

她不願意，可她勢單力薄，逃不出嫡母的手心，且嫡母說了，她只需要討忠勇侯世子歡心，便能知曉娘親的所在。

細想，比起勞什子名節，她確實更在意能與娘親團聚。

別莊裡的老人，甚至連余嬤嬤都說她親娘只是伯爺養在外頭的外室，她剛滿周歲親娘便被謝氏發賣。

余嬤嬤待她好，她並不覺得自己沒有親娘便比旁人少了什麼，只是心裡有一絲執念，就想找到親娘問問，這麼多年為何從不回來看她，若不要她，當年又為何生下她？

找親娘是往後的事，眼下她已然上了這喜轎，又有陪嫁的嬤嬤、丫鬟們盯著，跑也跑不掉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

倒是有些事須得提前思量，她見過嫡姊的畫像，臉型像嫡母多些，而她或許更像親娘，所以嫡姊與她並不太像，只眉眼勉強有幾分相似。

戚鳳簫抬起小臂，纖白的手指輕輕觸碰喜帕下遮面的薄紗，這是嫡母吩咐她戴上的，還千叮嚀萬囑咐在嫡姊回來前，不許她被侯府的人瞧見面容，是怕嫡姊回來後露餡吧？

不過她也沒想過一直留在侯府當旁人的替代品，不露真容正合她意，可如何說才能騙過侯府的貴人們，須得細細斟酌。

即將朝夕相對的便宜夫君還好說，畢竟他眼瞎，其他人卻未必好糊弄。

想著想著，戚鳳簫的思緒漸漸慢下來，連外頭的喜悅和歡呼聲似乎也變得模糊。

試衣大半宿，天不亮便被拉起來，這會坐在規律搖晃的喜轎裡，戚鳳簫眼皮實在沉得很，不知不覺間她輕輕倚靠側壁睡了過去。

輾轉半個京城，直到吉時將近，喜轎終於在忠勇侯府威嚴的大門外停下。

大門敞開，侯府許多賓客聚在影壁前，好奇地望著外頭的喜轎，也有的一副看好戲的表情。

迎親隊伍前，高頭大馬上的男子儀表堂堂，一身書卷氣，正翻身下馬，他雙目清湛有神，並非今日的新郎官世子宋玉光，而是宋家二房的宋玉聰。

今早大伯母帶著喜服出現，說是兄長不能視物，行動不便，請他代為完成婚儀，他自幼敬重兄長，又對兄長的遭遇甚為痛心，自然義不容辭。

在喜娘的指引下，他接過事先準備好的弓箭朝著喜轎方向射過去，一切順遂，三枝羽箭精準落在大紅轎簾外，眾人的目光也齊齊落在轎簾上，等著新娘子出來。

可左等右等，錦繡轎簾紋絲不動，喜轎裡一絲動靜也無。

宋玉聰尚未成親，對婚儀不甚瞭解，以為自己哪裡做得不對，眼神疑惑地望向喜娘。

喜娘也納悶，吉時將至，她不敢耽擱，又不敢冒犯世子夫人，只好望著轎門側的陶嬾嬾。

陶嬾嬾便是昨夜和吳爺一道去別莊的嬾嬾，乃戚鳳簫的乳娘，此番奉謝氏之命陪嫁，特意來侯府盯著戚鳳簫。

面對喜娘的求助，陶嬾嬾擠出一絲勉強的笑，側身恭敬道：「小姐，該下轎了，莫耽誤吉時。」

宋玉聰聽著有種怪異的錯覺，嬾嬾對自家小姐說話的語氣似乎並無敬重？

戚鳳簫睡得正香，全然不知外頭變了天。

而喜轎外，陶嬾嬾以為她不遵謝氏的命令，臨時想反悔，不肯下轎，為防生變，登時顧不上許多，她果斷將手伸入轎簾，抓住戚鳳簫的手大力往外拉，「小姐，莫讓世子久等！」

睡夢中，戚鳳簫被拉了一個趑趄，猛然驚醒。

「啊！」她吃痛輕呼一聲，睜開眼皮，喜帕晃動間，她認出抓她的是陶嬾嬾，忍不住輕斥，「嬾嬾抓疼我了，鬆手。」

嗓音柔柔，透著委屈，說出的話卻很直接，沒給陶嬾嬾留顏面。

被她這般下臉子，陶嬾嬾氣結，卻不敢當著外人的面做什麼，只得忍著怒意鬆開她的手，連連告罪。

宋玉聰將一切看在眼裡，聽在耳中，若有所思。

跨過火盆，牽著紅色綢帶進去，戚鳳簫眼角餘光瞥見身側男子步伐穩健，絲毫沒有眼盲者的小心翼翼，心中不由感慨不愧是侯府世子，涵養風儀極佳。

到了洞房外，聽見身側男子的聲音，戚鳳簫微微一愣。

「愚弟便送嫂嫂到此，失禮之處，還望嫂嫂海涵。」宋玉聰立在石階下，「兄長在屋內，還請嫂嫂自行進去。」

所以今日迎親乃至完成婚儀的都不是世子，而是旁人？

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，皆是人生重要時刻，除非病得起不來床要沖喜，否則大晉男子都會自己迎親，這位忠勇侯世子只是眼睛看不見，由人攙著就是，怎的讓人代為行禮？

任陪嫁丫鬟秋芙扶著小臂，戚鳳簫款步往裡走，心裡有些不踏實，總覺得這門親事與她想像中不太一樣。

這座院子是宋玉光從前的住所，自遭逢變故，他性情大變，便搬去鑿湖對岸的歲寒居，少與府內外的人來往。

王氏原本想把喜房設在歲寒居，可宋玉光不准下人佈置，婚儀能找人代替，喜房總不能沒有，否則就不是結親而是結仇了，只好另擇此處作為喜房。

宋玉光拒不見客，王氏好說歹說才讓他答應從湖對岸過來小住一宿，還承諾絕不讓賓客鬧新房擾他清淨。

屋裡屋外別說賓客，連僕婢也沒幾個，戚鳳簫進入安靜得過分的喜房反而安心，這樣她就不必擔心被人看到面容，惹嫡母不滿。

戚鳳簫戴著喜帕，一步一步靠近喜床，輕輕搖曳的大紅流蘇底下，她看見男子緋色的袍襪繡著團雲如意紋。

他指節白皙修長，隨意落在衣袍上，大拇指套著的青玉扳指有使用過的痕跡，手背上微隆的青筋透著旺盛的力量感。

這才是忠勇侯世子，曾經戰功赫赫、聲名遠播的宋玉光。

不知是不是察覺到她的打量，宋玉光大手微抬，拂了拂並不見褶皺的衣袍。

戚鳳簫不敢再多瞧，匆匆收回視線。

喜床佈置得柔軟舒適，比她在別莊的睡榻舒服太多，她坐到軟褥上時，感受到褥子往下凹陷，像坐在雲團上一般。

眼前的喜房，身邊的世子，都很不真實。

「都退下。」宋玉光語氣淡漠，卻很有威嚴。

「可是……」秋芙還想說什麼，很快沒了聲，被人拉走了。

聽見門扇合上的輕響，戚鳳簫輕輕鬆一口氣，即便身邊人是世子爺，可面對一個瞎子，需要顧忌的東西顯然少了許多。

「戚小姐很緊張？」宋玉光側首問，雖看不見，卻是面朝她的方向。

戚鳳簫實誠地點點頭，「剛才有些，現下好多了。」

「因為我是個瞎子？」宋玉光唇角微彎。

在他面前做任何小動作他也看不見，不會認為她不夠莊重，識破她的身分，戚鳳簫索性大著膽子撩起遮面的喜帕，光明正大看他。

看清他面容的一瞬，戚鳳簫恍了恍神，她自小長在別莊，見過的男子不多，模樣俊俏的更少，宋玉光是她見過的男子中最俊朗的一位，玉冠束髮，紅綃遮目，鼻峰挺直，薄唇不點而紅，緋色交領疊在他頸間，襯托著修長的頸、清晰的喉骨。驀地，戚鳳簫腦中浮現出一句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無雙」，書中的無雙公子，大抵就是如此。

只是他唇角彎起的弧度讓戚鳳簫有些困惑，不知他是在笑她不知避諱，還是自嘲

眼睛看不見。

鳳冠乃純金打造，綴著大大小小數十顆寶石，戴在頭上將近一日重得很，戚鳳簫仰面片刻便覺脖頸酸疼，打量他的心思都淡了，更不在意他在想什麼。

她沒回應他的話，而是柔聲問：「夫君，我能自己把喜帕、鳳冠取下來嗎？很重。」宋玉光擰眉，因她的稱呼，也因她的嬌氣，這鳳冠能重得過他上陣殺敵的大刀嗎？女子嗓音輕柔，身上散著淡淡不惹人煩膩的香氣，宋玉光看不見她面容，腦子裡自動浮現出微風拂過幽蘭的畫面。

她或許不是聒噪討嫌之人，卻也不像母親說的那樣好，說什麼廣安伯府嫡女並不嬌氣，她哪裡不嬌氣了？

不過，嬌氣不嬌氣都與他無關，一個人最清淨，既然母親要把這處院子作為喜房，便留她在此地好了。

「請便。」宋玉光說著站起身，並未立時挪步，而是告知她，「妳是侯府需要的世子夫人，卻不是我要娶的，我不需要人照顧，往後妳便住在此處，好好對侯爺和夫人盡孝便是。」

廣安伯府為了兒子的前途把女兒獻給忠勇侯府，那麼要她替他照顧父母，應當合情合理。

聽他說話間，戚鳳簫已將喜帕取下，固定鳳冠的簪釵也取下大半，可越聽越不對勁，世子的意思是往後只有她住這裡，他去別處？

原來兩家的親事只有長輩樂意，不僅嫡姊逃婚，連世子也是被迫的？

世子說的話她不是不心動，拿著世子夫人的月例和待遇照顧侯爺和夫人，想必一年攢到的銀錢會比她過去十七年都多。

可她不是來找活計謀生的，而是奉嫡母之命討好世子、穩住世子，讓嫡姊回來後能被世子喜愛，若不能成，只怕嫡母真的會把她賣給人牙子。

戚鳳簫一個激靈，將剛拆下的鳳冠放在喜床內，捉裙起身，匆匆追上宋玉光，「世子爺留步！」

聽懂宋玉光的不喜，她不敢再喚夫君。

似乎知道戚鳳簫會挽留，宋玉光並不意外，腳步也未停。

他看不見，走得其實很慢，可戚鳳簫仍怕他跑了，陶嬾嬾若去稟報嫡母，她的下場怕是不會好。

「世子爺！」戚鳳簫快步上前拉住他的手，語速極快道：「我已嫁與世子爺，往後世子在何處，我便在何處。你若喜歡清淨，我便不說話，你不要人照顧，我便遠遠看著你，你不要我做你夫人，我便做一瓶花守著你，直到世子能復明的一日，以報侯府提攜之恩。」

戚鳳簫緊張地望著宋玉光的側臉，感受到他手微微發顫，以為他是想掙脫，她乾脆兩隻手握住他，阻止他離開，嗓音軟軟懇求，「只求世子爺別留下鳳笙一個人，好不好？」

她的嫡姊閨名鳳笙，而她的名字裡能有鳳字不過是沾了嫡姊的光，但這兩個字說出口時比她預想中還自然。

往後，她便是戚鳳笙了，直到嫡姊歸來。

戚鳳簫眼神殷切盼著他點頭，殊不知此刻宋玉光內心如何震驚駭異。

他竟然能看到喜房裡的陳設，就在這女子拉住他手的一瞬間！

第二章 肌膚接觸有奇效

宋玉光狠狠掙脫戚鳳簫，長指發顫，小心翼翼地觸碰遮住雙目的紅綃。

紅綃仍在，他不可能看見東西，且甩開女子柔荑的一瞬，他腦中便再無任何畫面，重歸令人焦躁的黑暗。

宋玉光心驚不已，方才那是什麼巫術？戚家小姐不是養在深閨的貴女嗎？怎會大晉封禁多年的巫蠱之術？

不，傳說中的巫術不過是怪力亂神，不可能這般神乎其技，或許方才的畫面只是幻覺？

宋玉光猛地重新握住愣在原地的戚鳳簫的手，神情冷峻，他腦中畫面無比清晰，分明是喜房中的情景，卻又有種說不出的怪異。

「世子？」戚鳳簫著實猜不透他的舉動，他甩開她的手，自是拒絕她的，可又為何重新握住？

他能看到，握住她手的時候，他當真能看到，更準確地說他腦中畫面並非他所看到，而是身側女子目之所及，彷彿她成了他的眼睛。

匪夷所思的認知在宋玉光心口掀起驚濤駭浪，面上卻鎮定得出奇，「妳說妳叫戚鳳笙？」

戚鳳簫不懂他的轉變，卻能感覺到風浪莫名平息，她眸光微閃，淺淺吸一口氣，「嗯，我是戚鳳笙。世子爺，不要丟下我。」

她再度央求，怕招他厭煩，嗓音比先前更低些。

丟下她？呵，在弄清楚這怪象之前，她就是想走他也不會允准！

心神稍定，宋玉光才意識到掌心間的觸感是與男子全然不同的柔軟纖弱。

他從未與任何女子肌膚相親，即便半載未曾見到天光，腦中久違的鮮活畫面讓人貪戀，宋玉光仍是決然鬆開她的手。

這樣的觸碰讓他不適，戚鳳笙雖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可他並未打算動她分毫。宋玉光默然未語，側過身，緩步朝內室走去，他自小住在此處，即便眼睛看不見，憑著記憶也能走到床前。

世子沒應聲，可他調轉足尖往屋裡走，應當是要留下的意思吧？

戚鳳簫眨眨眼，待他走出兩三步遠才反應過來，她唇角揚起，連細細描繪的黛眉也染著喜悅，她不用擔憂明日該如何面對陶嬾嬾，如何面對侯府的貴人們了。

「世子爺，當心腳下。」戚鳳簫說著，腳步輕快追著那頎長的背影而去，裙裾掠過他緋色袍襪，她行至他身側，腳步放緩，扶住他小臂安安靜靜往裡走，沒多話。原本做好被拂開的準備，可宋玉光並沒有，戚鳳簫內心微微詫異，也有一絲小驚喜。

世子的意思是不是默許她往後能近身伺候了？

隔著衣料的觸碰，宋玉光勉強能忍，他很想確認這樣的觸碰，那比巫術更邪乎的

怪象會不會再次顯現，可惜直到行至床畔腦中也並未出現任何他期許的畫面。

「我替世子寬衣。」

既然宋玉光沒當她是夫人，戚鳳簫便從善如流，只當自己是世子房裡的大丫鬟，她稍稍傾身，雪白指尖伸向他腰間，尚未觸及他的金鑲玉帶鉤便被他側身避開。宋玉光看不見，其他感知便比往日更敏銳，女子朝他傾身時，他能聞見她髮間芳馥的木樨香，髮絲滑過她肩頭極輕的摩挲聲，恍若木樨花飄落時擦過衣料。宋玉光眉間微動，他避開一步背過身去，長指搭在帶鉤處時，後知後覺想到什麼，側首道：「去熄滅燈燭。」

戚鳳簫微愣，世子是介意被她看到身子？聽說世家公子身邊都有丫鬟服侍，甚至通房丫鬟鋪床暖被，他沒有嗎？

戚鳳簫望向窗外，沒看出有人會進來服侍的跡象，該不會他平日裡沒讓丫鬟近過身吧？

回想他方才甩開她手時彷彿被燙著的模樣，她越想越覺得可能，默默在心裡記下：世子爺不喜旁人近身，尤其是女子。

一息間，她退開兩步，拉開彼此的距離，保證不會唐突到他，只是隔著不遠不近的距離，她目光仍是忍不住往他身上落。

宋玉光背影挺拔修長，肩膀寬直，腰部精瘦，雖是習武之人卻絕非五大三粗，頗為賞心悅目。

余嬾嬾說過，見到俊美的男子大大方方欣賞便是，就像男子欣賞美貌的女子一般，戚鳳簫從前沒覺得男子有什麼值得看的，這會子倒微微有些意動。

「世子，我可以捂住眼睛或是背過身去。」

若她這般說，不曉得能不能騙過世子，悄悄躲在一旁看，不該看的她肯定不會多看一眼，她有分寸。

可瞧見宋玉光面色一寸一寸冷下來，眉心輕顰的模樣，她又不敢招惹，只得另想了個法子。

「世子爺。」她側眸望望燃得正旺，燭花嗶剝的龍鳳花燭，語氣猶疑，「母親說龍鳳花燭須得燃整宿，不能滅，否則不吉利。」

宋玉光從前沒忌諱過什麼，如今更不懼，他冷冷吐出一個字，「滅。」

「是。」戚鳳簫連連頷首，不敢再耽擱，明知他看不見，她仍是乖巧地把所有燭火都熄滅。

聽著她在屏風外走動的腳步聲，宋玉光自顧自解下外袍，著中衣，摸索著躺進被窩。

燭火盡數熄滅，屋內驟然陷入黑暗，戚鳳簫眼睛一時未能適應，她循著屋內陳設的大致輪廓摸索著往內室走，只覺她自己也成了半個盲人。

從前稀鬆平常的事有了宋玉光做對比，她忽而覺著看不清的感覺很新奇，只是唇邊笑意尚未漫開，忽聞咚的一聲響，她足尖踢到了沒留意到的矮凳。

「嘶。」她輕聲吸氣呼痛。

床帳裡傳來極低的一道聲音，似乎是嗤笑。

有什麼好笑的？

戚鳳簫不服氣地撇撇嘴，可人在屋簷下，她也不敢表現出不滿，緩了片刻等疼痛減輕，才繼續往床邊走去。

眼睛慢慢適應，她能辨認出宋玉光躺在紅綃帳裡，高大的身形霸占著外側大半張床，這是讓她睡裡側還是擋著不許她入內？

若是夏日裡，她睡外間短榻倒也無妨，可眼下已過寒露，夜涼如水，睡在偌大的外間她非凍病了不可。

她可以委屈自己代替嫡姊嫁進來，卻不會處處委屈自己。

若開口詢問多半會被拒絕入內，戚鳳簫乾脆不問，只當他已睡熟，黑暗中她緩緩撩開軟帳，單膝跪在床外側邊緣，探出一隻腳，試圖從他腿上跨過去。

雖然隔著被褥，宋玉光依然能清晰感受到她的舉動，還以為戚鳳簫要做什麼過分的事，沉聲喚道：「戚小姐。」

他驟然出聲驚著戚鳳簫，她腿支撐得不穩，登時跌坐在衾被上，趕緊找補，「我、我不是故意的！」

余嬾嬾說過，若是不小心惹到上位者，道歉一定要快，姿態一定要卑微，這樣才可能最大限度換來從輕發落。

比如眼下，她已經不求能睡在床上，只求世子看在她謹小慎微的分上別改變主意，把她一個人丟下。

短短一瞬，戚鳳簫已想好，若他當真動怒要走，她便使出最後的殺手鐮，沒臉沒皮撲在他身上，讓他走不掉。

宋玉光深吸一口氣，很想把她像從前那些爬床的丫鬟一樣丟出去，可她是貴女，名義上還是忠勇侯府的世子夫人，且她身上還有他沒探清之事，不能一丟了之，他忍了又忍，支起上身。

見狀，戚鳳簫咬著唇瓣，正準備狠下心環住他，不許他走時，忽而一雙大掌扣在她腰際，輕易將她抱離。

宋玉光將她按坐在床的裡側，語氣頗有些惡狠狠，「戚小姐，若想留下最好收起妳那些心思。我說過，娶妳非我所願，妳好自為之，往後莫要再被人慫恿，自作主張！」

他猜到母親會對她有所交代，是以直接拆穿，不給她扯謊的餘地。

一連串的狠話聽得戚鳳簫茫然費解，她哪些心思？

她不過就是想借用小半張床睡覺罷了，小氣！

女子沒說話，想必被他唬得不輕，宋玉光鬆開扣在她腰間的手，一言不發重新躺下。

他面朝外側，能感受到身後女子拉動衾被的動靜，覺得她還算識趣，沒有再做出任何不規矩的舉動。

宋玉光稍稍放心，努力忽略床帳內縈繞著屬於她的香氣，可他越是想忽略，那些感官越是往他腦子裡鑽，譬如她纖腰的觸感和溫度，譬如她被他嚇著時微微屏住，顯得紊亂的氣息……

戚鳳簫躺下後才反應過來，他方才那番話是何意，原來是誤會她要冒犯他？為了消除偏見，戚鳳簫覺著有必要解釋一下，可她剛剛翻動身子，便聽枕邊傳來一道沉沉陰鬱的嗓音，「別動。」

他嗓音氣勢十足，很能唬人，戚鳳簫脖頸往衾被裡一縮，小巧的下巴抵在柔軟的綢面上，很識時務地閉上眼。

不動就不動。

好半晌，聽見外側男子氣息平穩，戚鳳簫心裡才終於踏實，看來今晚能睡個安穩覺了。

放下心來，神思回到自個兒身上，她才發覺腰際被他大手握過的地方仍有些異樣，算不上很疼，卻讓人難以忽略。

指腹悄然移至腰側，輕輕揉了揉，他力氣可真大，戚鳳簫甚至懷疑他再用力些，能像折樹枝一般將她腰肢握斷，而她先前竟想過撲在他身上讓他走不脫。

此刻想想，她都忍不住感歎那會子自己可真是無知者無畏。

不過，他雖表現得凶巴巴又疏冷，卻並未真的動手傷她，甚至她能感受到他曾隱忍怒氣。

如此一想，戚鳳簫稍稍安心，覺著這陌生的侯府深宅也沒那麼可怕。

比起她在別莊漏風的屋子，自然是侯府住起來舒服些，柔軟的床褥，帳外香几上不知燃的什麼名貴香料，香味飄散在內室，很好聞。

可她還是想余嬾嬾，想余嬾嬾親手做的長壽麵，想小院裡埋了經年的桂花酒，廣安伯府無人記得她生辰，自然無人為她慶生。

她不明不白被帶走，不知余嬾嬾今日可有煮麵替她慶生？她不回去，余嬾嬾會不會擔心跑去伯府要人？

不會，余嬾嬾最是懂得明哲保身，才不會為她得罪伯府……腦中思緒繁多，繚亂無章，戚鳳簫暗自琢磨著，不知不覺沉沉睡去。

床褥鋪得極舒服還帶著香氣，戚鳳簫許久沒睡得這般好了，以至於她忘記了自身處境。

不知什麼時辰，宋玉光迷迷糊糊間被人一拳砸在胸口，他本能伸手捉住，準備擰斷那隻不安分的手。

使力前一瞬，他驟然清醒，腦子裡仍是黑暗混沌，卻與他平日裡看不見光亮的狀態有些不同，又是那不知從何而起的怪象。

宋玉光明白，始作俑者尚未睡醒，他放開手，坐起身想喚長風進來，聽到身側勻淺的呼吸又止住。

循著記憶，宋玉光從黃花梨木架上取下外衣朝屏風外走去。

忽而，咚的一聲，他踢到不該出現在屏風側的器具，身子前傾時他匆匆扶住落地雲母屏風，本想站穩，可他力道沒控制住，人才剛站穩，屏風卻重重倒地。

夢中，戚鳳簫剛端上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長壽麵，麵沒吃到嘴，忽被一道晴天霹靂驚醒，她登時氣惱不已。

戚鳳簫憤然睜開眼，支起身子，看到內室略顯狼藉的情景，稍顯狼狽的修長側影，

胸口鼓脹的小脾氣登時潰散，一點一滴化為心虛。

「公子？發生了何事？可要屬下進來？」長風知自家公子行動不便，屋裡的少夫人又是昨日新娶進門的，他有些擔心，可屋裡有女眷，他不能同往日那般直接闖進去。

「無妨，在外候著。」宋玉光淡淡開口。

他並未受傷，只勉強算受了一點點驚嚇，可他記得昨夜經過屏風側時並未碰到這張矮凳，是以這小小驚嚇並非意外，而是人為。

入眠後並無旁人進來打擾，那人只能是她。

為何？因她昨夜被絆到時他出聲輕嗤？

母親為他千挑萬選的貴女可真是好得很，不僅嬌氣、膽大還記仇。想通緣由，宋玉光驟然側首朝床帳方向望去。

明明他雙眼被遮住，戚鳳簫仍是像被一記凌厲的眼刀釘住，氣息為之一滯。

昨夜若非他堅持熄燈，她也不會被絆到，偏偏他還笑話她，她自然不能忍，矮凳確實是她特意擺在屏風側擋住他的路，想等他早起被絆倒好笑話他一回。

她只是想以牙還牙，不是真的想欺負人，且後來他願意分她半張床，她便原諒他，沒打算再給他使絆子了。

可惜昨夜躺下後她把這事給忘了，忘記提前把矮凳搬開，世子這般舉動，想必猜到是她幹的了。

「對不起。」戚鳳簫垂眸，嗓音低低，態度卻很誠懇。

宋玉光看不見，卻能從她語氣裡聽出些許能稱之為真誠的情緒，他默然而立，神情不似先前凜冽。「過來。」

他語氣聽不出喜怒，戚鳳簫不知他想怎樣，可她是真心想道歉，便依言起身，走到他身側。

「扶我去外間。」宋玉光抬起小臂。

這算是懲罰嗎？還是他不打算計較？戚鳳簫愣愣望著他，一時忘記動作。

「戚小姐嫁入侯府當真是為了報恩，不是報仇？」宋玉光收回小臂，越過矮凳往外間走，「既不願照顧我這個瞎子，昨夜信誓旦旦的話我便當妳沒說。」

當她沒說，也就是會把她一人留下，向侯爺和侯爺夫人盡孝……誼，他說要她照顧他？

思緒轉了個大彎，戚鳳簫才終於抓住他話裡的重點，急忙扶住他小臂，「願意，我願意！」

她的態度近乎殷勤，卻是安分地隔著衣料扶著他，沒有多餘的大膽舉動。

宋玉光忽略內心輕微的不適，專注腳下，走到外間，他抽回手臂，面朝門扇方向，

「我喜靜，先回歲寒居，正房便由丫鬟嬪嬪陪妳前往。」

戚鳳簫明白，他說的是去敬茶、認親，為防她出醜丟了戚家臉面，出嫁前嫡母同她說過這些禮儀。

敬茶、認親一向是新婚夫婦一道前往，若洞房花燭夜順利，夫君通常會在親眷面前多照拂妻子，但顯然宋玉光沒打算陪她去。

戚鳳簫暗自把戚家那不負責任的便宜爹罵了數十遍，若非他當年管不住自己，今日她也不至於代替戚鳳笙來受這份罪。

他走後，陶嬾嬾便領著兩個陪嫁丫鬢秋芙、翠濃進來，手裡捧著盥洗之物。

陶嬾嬾地位高，畢竟戚鳳笙是她奶大的，從前戚鳳笙身邊有兩個大丫鬢，其中一人便是秋芙，另一個聽說前日被打了二十杖，沒救過來，賠了她老子娘一筆錢了事。

秋芙自小同戚鳳笙一起長大，情分不同，否則，只怕她也要被謝氏盛怒之下打死。翠濃是新買進府的，老實本分，對伯府祕辛一概不知。

雖是三個人進來，伺候梳洗的活計卻是翠濃一人在做，秋芙立在妝奩側清點裡頭的首飾，彷彿怕戚鳳簫背著她們偷藏了什麼。

「昨夜小姐可有做出逾越本分之事？」陶嬾嬾臉上塗著厚厚脂粉，仍壓不住眼圈下的倦怠。

昨夜她聽了半宿牆角，什麼也沒聽著，還是忍不住提點戚鳳簫，不該她的從一開始便不能肖想。

「嬾嬾安心，我不會違逆母親。」戚鳳簫頓了頓，迎上陶嬾嬾的視線，大大方方回應，「昨夜世子爺並無成事之意，且世子爺說了，這樁婚事他並不願意，他娶妻只是為了代他向侯爺夫人盡孝。」

戚鳳簫毫不懷疑，即便昨夜嫁進來的是嫡姊，世子也會是同樣的態度，只不過嫡姊自幼被父母寵愛，未必受得了這等委屈。

「妳說什麼？世子不願成親？」陶嬾嬾也想到了這一層，此刻她甚至慶幸嫁進來的不是戚鳳笙，否則戚鳳笙哪裡禁得住這般冷落。

讓戚鳳笙獨守空房，終日孝敬侯爺與侯爺夫人，那樣的苦日子跟守活寡有何區別，陶嬾嬾絕不願意戚鳳笙回來受委屈。

幸好，還有轉圜的可能。

陶嬾嬾細細打量著戚鳳簫秀氣娟麗的小臉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轉，只要戚鳳簫放下身段討得世子爺歡心，等笙小姐回來不就能坐享其成了？

「小姐暫且委屈幾日，討得世子歡喜，對妳也有好處，小姐的付出奴婢定會如實回稟。」陶嬾嬾說完吩咐翠濃，「好好替小姐裝扮。」

戚鳳簫聽懂她的意思倒也不惱，戴上面紗規規矩矩朝正房走去。

第三章 跟去歲寒居

忠勇侯府正廳軒敞，戚鳳簫到的時候已有好些人陪著上首的王氏敘話，聽到腳步聲，許多目光陸續望過來，個個神情訝然。

雅致的庭院甬道上，女子著石蕊紅色錦衣，身姿曼妙纖長，輕柔的面紗迎風拂動，襯得她清瑩澄澈的眼也越發靈動。

眾人見之眼前一亮，又紛紛好奇面紗下是怎樣一張臉。

上首另一側的太師椅空著，王氏含笑起身，親熱地拉住戚鳳簫的手，語氣略含歉意，「好孩子，委屈妳了，玉光並非生性淡薄之人，來日方長，妳且等等他，母親也會好好勸他的。」

猜到宋玉光不會同來，王氏也無法，只能暗自歎息，只盼相處日久，兒子能對兒媳多上心，改改性子。

言畢，又解釋忠勇侯舊疾復發，需要靜養，並送上兩人準備的見面禮，忠勇侯的禮很實在，是厚厚一包紅封。

王氏則把一枚晶瑩潔白、細膩潤澤的玉鐲套在她腕間，態度慈藹，沒有一絲架子。

「這是我年輕時戴的，老物件了，勝在成色好，母親沒有女兒，便傳給妳吧，別嫌棄。」

聽余嬾嬾說，好些人家為著讓新媳婦乖順聽話，都會擺了好大的譜拿捏人，因此來之前戚鳳簫做好了被刁難的準備，沒想到侯爺夫人待她這樣好，她雖沒見過多少貴重珠玉寶石，卻能感受到玉鐲貼在肌膚上的溫潤，她很喜歡。

「鳳笙多謝母親。」戚鳳簫柔柔福身道謝。

「大伯母，玉瑩曾聽娘說過，王家有一傳家寶，只傳出嫁嫡女，這該不會就是那價值連城的羊脂白玉鐲吧？」二房的宋玉瑩立在母親身後稍稍探身，盯著那白玉鐲好奇地問。

王家曾是前朝名門望族，族中子弟出將入相者眾，改朝換代後雖不及前朝，家底仍是十分豐厚，據說羊脂玉鐲還是前朝皇后所賜，恐怕當世也難找出第二塊質地這樣好的。

「妳這丫頭，倒是對大伯母手裡這點子東西門兒清。」王氏語氣無奈又寵溺。戚鳳簫看得出王氏很寬容，絲毫不介意小輩插話，不是一味苛求晚輩規矩知禮之人。

想到玉鐲如此珍貴，她面頰微紅，覺著套在雪腕間的玉鐲有些燙手，別說她是冒名頂替的，即便是真正的戚鳳笙嫁進來她也覺得受之有愧。

「母親……」戚鳳簫語氣微微遲疑。

「給妳便拿著，母親這裡還有不少東西，往後再慢慢給你們。」王氏說著，拉著她去認人，她語氣稀鬆平常，似乎平時賞小輩東西是常有的事，並不那麼放在心上。

戚鳳簫默默鬆了口氣，好奇地瞥了王氏一眼。

侯爺夫人能生出宋玉光那麼大的兒子，想必年紀不比余嬾嬾小，瞧著卻比宋玉光大不了幾歲，跟余嬾嬾像是兩輩人，怎會有人保養得這般好，儀態修養極佳，還有用不完的金銀珠寶？

戚鳳簫不常羨慕旁人，可眼前的王氏著實讓她欣羨。

領到二房女眷跟前，王氏終於忍不住開口，「鳳笙，今日在場的皆是家中親眷，要不先把面紗摘下，大家也好認認臉？」

戚鳳簫為何戴著面紗前來，王氏並未妄加揣測，兒媳若喜歡，平日裡只管戴著便是，府裡也不會有人敢說閒話，只不過新媳婦進門，家中之人須得互相認識。對上她溫和的目光，戚鳳簫抬手輕撫面紗下緣，柔聲應道：「鳳笙不能摘下面紗，還請母親和諸位長輩們恕罪。」

說著她還垂眸福身，藉以致歉。

王氏沒想到會被拒絕，不禁愣了愣。

宋玉瑩倒是沒想太多，走上前來大大方方問：「戚姊姊，戴面紗是有什麼講究嗎？」

「玉瑩妹妹。」戚鳳簫柔聲招呼，隨即望向王氏，「母親容稟，世子保家衛國、戰功赫赫，鳳笙素來敬仰，能嫁與世子為妻乃鳳笙三生之幸。可世子遭逢變故，鳳笙痛惜如利箭椎心。」

她嗓音近乎哽咽，瑩澈的眼泫然欲泣，繼而以更誠摯的語氣撒謊，「鳳笙出嫁前便在佛前許願，往後願終日戴上面紗，只在世子一人面前摘下，直到世子雙目復明的一日。還請母親原諒鳳笙失禮之舉，容鳳笙戴著面紗，以全鳳笙之義。」

眾人聞言，紛紛為之動容。

心思簡單的宋玉瑩甚至一臉崇敬，「戚姊姊，妳對兄長真好，往後妳就是我宋玉瑩的親姊姊！」

王氏凝著戚鳳簫，聽她緩緩把話說完，視線不知不覺變得模糊，兒媳是她千挑萬選的，原本單純希望她有耐心長久照顧兒子，沒想到她如此重情重義。

王氏激動不已，輕輕拍拍戚鳳簫的肩，半晌才吐出一句，「好孩子，委屈妳了。」

廣安伯府把嫡女教養得這樣好，王氏愧疚不已，她一直以為戚家把女兒嫁進來完全是為了戚家兒子的前程，沒想到戚鳳笙是自己想嫁的。

一枚羊脂玉鐲作為見面禮還是太薄了些，回頭她得再尋摸些年輕姑娘喜歡的東西給兒媳送去。

眾人一一見過禮，戚鳳簫才發現昨日代替宋玉光行禮的男子也在，乃是宋玉瑩一母同胞的兄長宋玉聰，生得清儒俊逸，氣質乾淨，一身書卷氣，望之如晨霧中修篁。

忠勇侯府當真臥虎藏龍，宋玉光生得好，可畢竟遮住雙目，少了些神韻，宋玉聰就不一樣了，眼神清湛，是她少女懷春時最欣賞的俊朗書生。

武將舞刀弄槍、打打殺殺太血腥，書生吟詩作賦、花前月下剛剛好，驚鴻一瞥間，戚鳳簫深感惋惜，怎麼她替嫡姊嫁的不是宋玉聰呢？

不過，若是眼睛好好的侯府公子，不管對象是宋玉光或宋玉聰，料想嫡姊都不會逃婚，自然輪不到她。

眾人陸續離開，去忙各自的事，王氏卻留下戚鳳簫，讓前來稟事的管事婆子先去耳房等著。

兒子房裡的事她甚為關心，是以天不亮便有人來正院稟報，昨夜兒子沒行房在她意料之中，好在兒媳不像生氣的樣子，叫她鬆了口氣。

可總這樣也不像話，兒子性子難以捉摸，只好讓兒媳主動些。

「鳳笙啊，母親知道妳體諒玉光，可夫妻之間若處處守禮，未免生疏。」王氏拉著戚鳳簫的手，語重心長地道，「玉光的性子我不指望他知情識趣，夫妻之道還得靠妳，私底下妳多與他親近，早日誕下一兒半女，我和侯爺也能放心把家業交給你們。」

王氏的期盼乃人之常情，戚鳳簫乖巧領首，卻沒真的當回事，畢竟她只是替嫁一段時日，為世子生兒育女的差事落不到她頭上。

見她一副柔順懂事的模樣，王氏滿意極了，可惜兒子不省心，那孩子早上沒來，不必說定是又避去歲寒居了，恐怕還沒打算帶兒媳一起。

「還有一事，玉光只怕又搬回歲寒居了，妳聽母親的，待會兒趕緊也搬過去。」王氏頓了頓，「若他往外趕人，不許妳住進去，妳就來告訴母親，母親替妳撐腰，絕不容他放肆。」

宋玉光臨走前似乎確實說過要先去歲寒居，那究竟是什麼地方？從前不讓旁人住進去的嗎？

「母親不必憂心，世子說了，讓我一道搬去歲寒居。」戚鳳簫理直氣壯地道，世子沒說不讓她去，那就是讓。

聞言，王氏睜大眼睛，神情訝然，玉光肯讓鳳笙一起搬去歲寒居？也就是說昨夜二人雖未成事，但玉光對鳳笙很滿意？

心思流轉間，王氏面色變幻，最後她看著戚鳳簫的眼神簡直可以稱之為崇拜。小姑娘看著溫溫柔柔，倒是個心思靈透有福緣的，既然兒媳不傻，她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？

「那妳快去，母親等妳好消息。」王氏笑意粲然望著她。

王氏目送她離開的眼神過於熱切，戚鳳簫懷疑她已經開始暗自給不知何時會有的孫子起名字了。

很快，戚鳳簫便被王氏的心腹烏嬾嬾引至鑿湖旁，岸邊幾棵高大的銀杏樹，葉子俱已被秋霜染黃，涼沁沁的湖風吹來，落了一地。

戚鳳簫立在一片燦金之上，抬手遮住落在眉眼的細碎日光，朝湖對岸看，偌大的湖面只東南角上一片殘荷，餘者一澄如鏡，倒映著頭頂高遠的天光，視野極開闊，除一處格外高些的閣樓外只能辨出許多翹角飛簷，看不清院落。

她視線往左移些，又從波光粼粼的湖面掠至右岸，不管從哪邊繞路過去，怕都要半個時辰不止，怪道烏嬾嬾招呼人撐船送她過去。

「嬾嬾，那便是世子的住處？」戚鳳簫見烏嬾嬾領著撐船的婆子過來，輕問。

「少夫人說的沒錯，待會兒便由她送少夫人過去。」烏嬾嬾笑應著，看一眼那婆子，婆子便伶俐地過來行禮。

戚鳳簫頷首。

明明有陶嬾嬾和秋芙、翠濃在，烏嬾嬾卻親手扶著戚鳳簫上烏篷船，間接轉達了王氏的看重之意。

扶戚鳳簫上船時，烏嬾嬾不著痕跡打量了她一眼，少夫人生得著實美貌，不是極張揚豔麗的美，秀雅婉麗，同樣叫人移不開眼，模樣出挑心腸又好，對世子極敬重，她是越看越喜歡。

可惜世子瞧不見，若是瞧見了，指不定多歡喜。

戚鳳簫並未留意，進到船艙坐定，含笑向烏嬾嬾揮手便往對岸去，只當烏嬾嬾轉頭便會回去交差。

哪知對方猶不放心，一直在銀杏樹下等著，直到船行到對岸，看著丫鬟們扶少夫

人上岸，好半晌沒見人折回，心中石頭才終於落地。
看來讓少夫人住進去當真是世子的意思。烏嬾嬾會心一笑，喜孜孜回去稟話。

戚鳳簫穿過一片蒼松、翠竹，看到連成一片的屋宇，才發現歲寒居有兩處主院，一處名寒苑，正是她進的這處院落。

陶嬾嬾、秋芙、翠濃被攔住帶去另一處院落，名曰歲苑。

寒苑很大，她在對岸看見的閣樓正是在寒苑正屋後面，正屋前的庭院中，一株高大的青檀樹下設有古樸的木質桌椅，宋玉光身著深青衣袍，端坐案桌側，把玩著拇指上的青玉扳指，他面前的案桌上擺著烹茶的風爐，以及許許多多她叫不出名字的精緻茶具。

戚鳳簫從未見過有人喝茶需要這麼多器具，他不是武將嗎，怎的這般講究？

再說了，這四下又無旁人服侍，他一個瞎子還會自己烹茶？

戚鳳簫輕抵的唇微微彎起，漂亮的翦瞳落在他遮目的細綢上，興致濃濃，她倒是想看看放不下身段的世家公子如何拿繁文縟節折騰自己。

正想著看他笑話，便見他稍抬下頷「望」過來，「誰叫你過來的？」

「若非世子爺授意，鳳笙豈敢叨擾？」戚鳳簫嗓音柔柔，聽起來乖順又卑微，可她身姿筆直挺秀，神情不愧不作，並無絲毫卑微之氣。

說話間，她細細端凝宋玉光神色，可惜他城府深，她瞧不出什麼情緒，倒是發現他身上的深青衣袍與他的氣度相得益彰，周身縈著雪點松濤的清冷。

風爐上輕聲咕嘟的陶罐邊緣熱氣逸散，氤氳了他遮目的青綢，砌玉堆瓊的俊顏似水墨暈染，俊美得不似真人。

戚鳳簫默默欣賞，暗自在心中拿他與宋玉聰相較，先前的想法竟被生生撼動，世子的樣貌並不遜於宋玉聰，兩人分明是各有千秋，不分伯仲。

忠勇侯府不愧是御賜的宅邸，風水好，養人。

「我授意？」宋玉光身姿微微後傾，虛虛倚靠椅背，姿態鬆弛，語氣透著幾分興味，「我何時說過叫你住進歲寒居？」

戚鳳簫早已想好應對說辭，並不怕他質問，聽他不似昨夜那般拒人千里之外，她語氣也莫名鬆快，「世子爺本不需要告知我行蹤，卻在臨走前特意交代一句要先回歲寒居，不正是告訴鳳笙隨後過來嗎？」

任她心裡如何理直氣壯，語氣卻低柔綿軟，故意透出幾分恰到好處的膽怯與委屈，彷彿被宋玉光的質問嚇著，又像是不明白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，宋玉光要這般故意誑騙、戲耍她一個弱女子。

戚鳳簫幼時也曾爭強好勝，甚至與管事家的兒子打架，雖然打贏了，卻也吃了不小的苦頭，那時余嬾嬾便告訴她，若不能做到一擊必勝且有能耐善後，學會示弱也是一種本事，她長大後越來越能體會余嬾嬾的苦心，示弱的本事也爐火純青。話音剛落，戚鳳簫果然見宋玉光那淡漠的神情起了一絲變化。

他薄唇微彎，沒再執著於她是對是錯，卻也沒明言如何安排她的去留，好一會兒

才淡淡道：「過來，替我烹茶。」

眼前的女子柔弱又乖順，晨起時他不小心踢到的矮凳當真是她刻意擺放的嗎？不知怎的，宋玉光忽而對先前的判斷起了懷疑，恐怕再借她十個八個膽子也不敢，料想是她自己被絆到後順手挪開，先前卻以為她是記仇的性子，倒是冤枉她了。不過，這位戚小姐雖嬌氣、柔弱了些，倒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，至少能讀懂他九曲十八彎的心思，比日常隨侍的長風還強些。

他兀自思忖，卻不見戚鳳簫清靈靈的眼驀地睜圓了些。

平日裡戚鳳簫也飲過茶，和尋常百姓一樣拈些茶葉尖到杯中，滾水燙開便成，烹茶卻是沒試過，她目光快速掃過案桌上的各式茶具，並未看到她熟悉的茶葉尖。可身為廣安伯府嫡女，她是不是不能說不會烹茶？

遲疑間，戚鳳簫進退維谷，額角已急出細細汗意，等瞥見風爐上的水燒沸，騰騰冒著熱氣，她登時如蒙大赦。

「我、我先倒水。」她心虛不已。

同時，聽見水沸騰頂動壺蓋的聲響，宋玉光微微擰眉，催促道：「加茶粉。」

戚鳳簫稍加思索便反應過來，宋玉光的意思是無須取下陶罐，直接往裡加茶粉。哦，烹茶是要加茶粉。

她目光重新落回案桌上，勉強辨認出哪一樣是他所說的茶粉，眼前一亮。「是，世子爺。」

案桌寬，茶粉放在宋玉光面前，戚鳳簫繞過案桌右邊行至他身側，隔著冰涼的濕帕小心打開蓋子，騰騰熱氣將她指背熏得泛紅。

戚鳳簫顧不上細想，動作麻利將研磨好的茶粉一股腦兒往裡倒，險些燙著手，猛地把蓋子丟回去。

啞一聲脆響，聽得宋玉光下意識做出眯眼的動作，眼睫輕蹭過青綢內側，他再度意識到自己的處境，喝茶的心思莫名淡了。

雖看不見戚鳳簫的動作，可一系列的反應及動靜足以讓宋玉光看出烹茶一道，她委實是個笨拙的新手。

接下來宋玉光默然不語，沒再提點或是催促，也不再期待茶湯的口感，只細細傾聽，細細辨認她的動作。

聽到她偶爾弄出的動靜，想像著她柔柔弱弱卻倔強強撐、手忙腳亂的畫面，宋玉光對廣安伯府難得心生好奇。

片刻後，茶烹好了，宋玉光淺飲一口，忍著喉間強烈的抗拒，用上所有涵養生生嚥下。

他面色凝重，沉默良久，可惜了今晨送來的甘泉水，可惜了他親手研的陽羨茶，縱然如此他也提不起勇氣飲第二口。

宋玉光看似平靜地放下斂口白玉杯，指節卻微微泛白，聽到那些不和諧的動靜，他便該知道不該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，不該因她那把嗓音產生惻隱之心。

好一個廣安伯府嫡女，他方才是如何鬼迷心竅，竟會覺得她有可取之處？

「不好喝嗎？」戚鳳簫雙手交纏，心虛不已，雙頰微微發燙。

她表現得這樣拙劣，會不會被世子察覺她不是真正的伯府嫡女？若被拆穿她該當如何？

戚鳳簫腦子轉得飛快，權衡利弊之後又鎮定下來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，嫡母敢讓她替嫁入府，便應當做好她可能露餡的準備，若真被世子看穿，她只管把事情往廣安伯夫婦身上推便是，侯府怪罪也怪不到她頭上。

宋玉光欲頷首，卻因她柔柔的語氣而噎住，她那把嗓音，莫說指責，便是他語氣稍稍重些都像在欺負人。

但若違心說好喝，宋玉光自問也不是那憐香惜玉之人，他只能暗暗歎了口氣，吩咐她收拾茶水、熄滅風爐。

湖風吹入庭院，攜來杳遠甜馥的木樨香，戚鳳簫正稍稍躬身，拿帕子擦拭濺灑在他手邊的茶水，聞到那淡淡的熟悉的香氣，倏而憶起她在小院裡採桂花，答應要為余嬾嬾做桂花酒釀圓子。

她動作頓住，朝院門處望去，神情微微恍惚，秋風拂動她遮面的紗巾，輕輕蹭在宋玉光頰邊。

「戚小姐。」

一聲輕喚拉回戚鳳簫的神思，她重新打起精神應對，這才發現與宋玉光的距離有些近了，她腰肢稍稍使力，欲站直身形，退開些許，眼角餘光卻瞥見他修長的手指觸碰到她隨風搖曳的面紗，直接伸出長指輕攔，限制住她的動作。

戚鳳簫不明所以，順手撐在桌緣，穩住身形。

「聽說妳這面紗是為我而戴，還在佛前祈求，直到我雙眼復明那日才摘下？」

聞言，戚鳳簫愣住，哪個大嘴巴說的？不是說世子爺喜歡靜養嗎，這等小事也值當拿來稟報？

「世子爺消息真靈通。」戚鳳簫擠出一絲勉強的笑，違心誇讚。

她到底定力不夠，騙旁人時，順嘴就說了，在正主面前卻莫名心虛，不知歲寒居有沒有供奉神佛菩薩，若是有一定要原諒她年紀小，千萬別把她的話當真。

「妳就不怕一輩子摘不下面紗？」宋玉光語氣狐疑。

自聽到稟報，直到方才他都不曾相信她會為他做到如此地步，可那柔軟的面紗此刻真真切切被他攔於指腹間。

她的做法在整個京城的貴女中也可以說前無古人，若非心誠，宋玉光想不出她有什麼理由終日戴著面紗。

一輩子戴面紗？這樣的福報她可受不起，還是留給回來後的戚鳳笙好了。

「不許世子爺這般咒自己！」戚鳳簫倉皇伸手捂住他唇瓣，彷彿被他的話驚著。女子柔軟指腹覆上他唇瓣的一瞬，宋玉光腦中驟然出現庭院中的畫面，高大的青檀樹枝葉搖動，微微仰面的男子面白如雪，青綢繫帶隨風拂動，女子白皙纖麗的手微微隆起，覆蓋住他唇瓣。

她的手不大，甚至未能遮住他下頷，他溫熱的氣息拂在她手指側，幾息之間，那冰肌玉骨便漫染淡淡緋色，嬌美脆弱，像極了她的嗓音，而她腕間戴著母親最珍愛的羊脂玉鐲，她皓腕凝霜雪，倒是配得起那玉。

戚鳳簫只顧著把戲演得真些，讓他相信她那番騙人的鬼話，她在歲寒居的日子會好過些，可等指腹被他唇畔細細修過的青鬚扎得微疼，她才驀然憶起他不喜旁人近身，這樣的觸碰怕是要惹惱他。

戚鳳簫連忙收回手，退開兩步。「鳳笙一時情急失了分寸，還請世子爺見諒，莫要趕鳳笙走。」

宋玉光幾乎要信了她的誠心，卻陡然憶起來歲寒居的小船裡，長風無意中提及的疑惑。

昨日喜轎到了侯府外，玉聰射出三枝羽箭，她卻遲遲不肯下轎，幾乎是被陪嫁嬖嬖拖出來的。

「昨日侯府門前，妳分明不肯下轎，怎的嫁入府中又一副對我情深義重的模樣？」宋玉光牽牽唇角，身姿微傾，「戚小姐前後矛盾之舉是何緣由？是妳親口告訴我，還是等我差人去查？」

Crescent